

顧維鈞回憶錄

第十分冊

中華書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丛刊

顾维钧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第十分册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9096 - 3

I. 顾… II. 中… III. 顾维钧(1888 ~ 1985) - 回忆录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0988 号

-
- | | |
|-------|--|
| 书 名 | 顾维钧回忆录(全十三册) |
| 译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 丛 书 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
| 责任编辑 | 李 静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8 $\frac{3}{4}$ 插页 69 字数 800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096 - 3 |
| 定 价 | 990.00 元 |
-

目 录

第十分册

第七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950—1956)

第六章 华盛顿莫斯科新领导人高谈和平时期

1953年1月—8月 3

第一节 艾森豪威尔的援华“新”政策

1953年1月20日—3月17日 3

第二节 朝鲜停战及其对国民党中国的影响

1953年1月—8月 77

一、僵局打开:对战俘问题的协定;自由中国前途难卜

1953年1月—6月8日 77

二、停战协定和拟议中的政治会议

1953年6月8日—8月 132

第三节 美国和自由中国之间的互助合作问题

1953年3月16日—8月 188

一、争取军事合作及解决诸如在印度支那和缅甸 的中国军队等问题的努力

1953年3月16日—5月 188

二、1954财政年度的对华共同安全援助

1953年5月5日—8月 235

第七章 从板门店到日内瓦

1953年9月—1954年2月18日 274

第一节	把世界问题拿到会议桌上的连续尝试对国民党中国的影响	
	1953年9月—1954年2月18日	274
第二节	大使馆事务	
	1953年9月—1954年2月	344
一、	蒋经国访美	
	1953年9月—10月中	344
二、	美国援助问题	
	1953年9月中—1954年2月	407
三、	其他问题	
	1953年10月中—1954年2月	454
附录一	1953年2月3日蒋介石总统声明	500
附录二	1953年2月12日对蒋介石总统 的无线电访问	501
附录三	1953年3月2日在台北与李弥将军 的会谈记录	503
附录四	关于苏联和平攻势的性质问题蒋总统与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往来信件	511
附录五	1953年5月11日温斯顿·邱吉尔在下议院 的演讲词摘要	516
附录六	1953年6月23日蒋介石总统致 艾森豪威尔总统信	523
附录七	中国政府就朝鲜问题政治会议致 美国政府备忘录	524
附录八	1954年1月3日《普罗维登斯星期日报》 评述阿瑟·迪安先生主张重新考虑 对华政策的文章	526
附录九	财政部严部长致美国预算局局长道奇先生 有关援助问题的备忘录草稿	530

第七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

下

(1950—1956)

第六章 华盛顿莫斯科新领导人 高谈和平时期

1953年1月—8月

第一节 艾森豪威尔的援华“新”政策

1953年1月20日—3月17日

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共和党总统就职典礼，是一次盛大的活动。据新闻报道，这次于1953年1月20日举行的大典，约有七十五万人从全国各地前来观礼。为了避免交通拥挤并为了按时到达，我和我妻子去得很早。各国使节和他们的夫人，都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聚齐。我们从那里被领到另一个房间集合，以便列队前往设于国会大厦台阶上的观礼台。我们的队伍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马歇尔将军为前导，随后是卸任的内阁成员、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各法官、新任副总统、卸任总统，然后是新任总统。当两位最高政府首脑出现时，军乐队乐声大作，形成一种令人难忘的景象和场面。

尼克松副总统的就职宣誓，由新任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诺兰参议员主持。新总统的就职宣誓，则由首席法官主持。总统在演说之前，作了“个人祈祷”。我听说祷文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就职仪式而亲自撰写的。祷文虽然简短，但颇为有力，很是鼓舞人心。他的演说，我在前一天晚上已经从报纸上读过了。内容是宣布新政府的施政方针纲要，其中强调了某些指导原则，但没有透露付诸实施的具体办法。

随后,礼宾司司长及其副手带领外交使团到布莱尔大厦参加冷餐午宴。这是一项改革,与1949年不同。那时只有咖啡和冷三明治。离场时,各位大使都很容易地找到了自己的汽车,没有那种令人烦恼的长时间耽搁。然后我们被领到总统的检阅台,观看就职典礼的游行。一切都筹划得很周到,使大使们感到舒适。我和其他使节都亲自向礼宾司司长西蒙斯大使道谢,感谢他为外交使团所作的令人满意的安排。

游行队伍很长,极为壮观。大约在下午两点半开始,我们离开时,已经是下午六点了,而队伍还未过完,总统还在检阅台上。我们周围的大多数外交官,在早一些时候就都离开了。多数美国官员和来宾以及群众也都已离去,因为天气逐渐冷了下来,天也已很黑了。可是我们一直坚持,看到了内华达州参议员马隆夫妇骑着马代表他们的州出现在游行队伍当中。那两匹漂亮的白马是从我们的一位好朋友那里借来的。

晚间,我参加了在乔治敦大学举行的就职典礼舞会。另一个舞会在国民警卫队训练中心举行。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先去那里,并于零点四十五分来到乔治敦大学。跳舞的人挤满了舞池,但当宣布贵宾光临时,跳舞立即停止了,人们挤进了舞池。我们和那些没有前往国民警卫队训练中心的外交官都坐在紧靠总统包厢的边座上。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夫人到达之前,新任国务卿杜勒斯夫妇已经到达,前总统胡佛也已到达。外交使团中,有一部分人在总统之后到达,他们被安置在总统右侧的边座。罗伯特·古根海姆作为就职典礼舞会委员会主席,带领一批一批的与会客人往来于总统的包厢。

在一整天的庆祝仪式之后,杜勒斯显然是疲乏了。许多大使及夫人也是如此。因此,杜勒斯派人请求总统准许他离席并获得同意。他对我和其他几个人说,如果我们愿意离席,可以自便,而不必等总统一行先走。说完了这些话,杜勒斯和夫人就走了。但是我和我妻子继续留下来等待。法国大使博内夫妇很不耐烦,他

他们在等候机会,准备在总统离席时同他握手。西班牙大使也是这样,他在总统包厢的入口附近踱步,而那里的警卫则制止任何人进入。但是总统一行和副总统尼克松夫妇终于离席了。博内夫人得到机会同总统说话,而博内和莱克里卡没有得到机会。至于我们其余的人,因为总统一行在狭窄的通道里匆匆而过,四面八方都有特工人员层层警戒,根本没有打算去接近他们。

周以德夫妇以及几位议员在舞池向我打招呼。周以德用汉语向我和我妻子致意,话说得非常动听。我们离开乔治敦大学时,坦克斯利夫妇找不到他们的汽车。仲冬之夜,大风呼啸,所以我们请他们搭乘我们的汽车。据他们说,外交使团团长挪威大使曾大发雷霆并提出抗议,因为他的汽车在前来会场之时被拦住,当时总统一行刚要从那里通过,值勤警察奉命制止一切车辆通行,以便为总统一行让路。他一再向警察恳求,并请警察注意他的“外交使团1号”的车牌,但完全无效。他只好等待,最后徒步爬上陡峭的石台阶到达了会场。问题在于他在大使馆举行了一个宴会,直到晚上十一点以后才同他的几位客人前往舞会。由于太晚,就无法避免与总统一行相遇的麻烦。

早些时候,我们都认为蒋夫人可能前来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1月9日,星期五下午,我到达纽约卡莱尔饭店时,曾接到华盛顿大使馆傅冠雄的长途电话称,黄仁泉刚用电话通知他,蒋夫人正计划访问华盛顿,参加1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并将在双橡园小住。傅冠雄说,黄仁泉打电话的目的是通知我,一俟蒋夫人从华盛顿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她将找我商量。

我于1月13日星期二返回华盛顿后,即嘱傅冠雄向黄仁泉询问,蒋夫人是否预期能接到参加庆典的邀请以及何时能前来华盛顿,同时告知黄仁泉,我和我夫人都热诚欢迎蒋夫人在双橡园小住。傅冠雄回话说,黄仁泉那天上午告诉他,华盛顿还没有邀请蒋夫人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但是如果她来,她就会在双橡园住两三天,我们不妨为她的访问进行必要的准备。

我立即着手为她安排一次宴会和招待会，并通知双橡园的人员为她准备好住处。主要的困难是，通知来得如此匆匆，要为这样一位高贵而不好伺候的夫人把住处布置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后来，傅冠雄汇报了从黄仁泉那里得到的进一步消息说，如果蒋夫人接到邀请到华盛顿来，很可能由孔祥熙夫妇陪同，届时孔夫人也要住在双橡园，而孔祥熙则到第十六街他儿子孔令杰当时的寓所去住。

星期三上午，我又嘱傅冠雄和黄仁泉通电话。傅冠雄从黄仁泉话中得悉，由于无法解释的某种原因，邀请仍未收到。然而黄仁泉说，他听说国务院反对向蒋夫人发出邀请，因为过去没有先例，从而很难为她安排适当的座席。我猜想负责各项安排的国家就职典礼委员会一定是遇到了某种障碍或困难。

那天黄昏，安排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国会委员会总部用电话询问大使馆，蒋介石总统和夫人的名字如何拼写。这似乎表明，虽然邀请尚未发出，但已在准备寄发。于是我召集谭绍华和傅冠雄进行商议，并同意了谭绍华的建议，即最好的办法是给孔祥熙打电话，向他打听该如何拼写，他所告的拼写是可以作准的。

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助理国务卿艾利森夫妇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冷餐晚宴。回来后，我给孔祥熙打了电话。由于他在长岛住所的电话打不通，我只好给李国钦打电话，打听孔祥熙的准确电话号码。最后我接通了孔祥熙的电话。我告诉他，我听说蒋夫人可能前来华盛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我和我夫人都将尽一切可能欢迎她，并使她在双橡园过得舒适。

孔祥熙似乎不大爱讲话。他说，他将向蒋夫人报告。我向他询问了蒋夫人从纽约动身的大致日期，并向他提到，由于时间太紧，我不得不尽快进行必要的安排。这时孔祥熙说，蒋夫人已被邀请，但是尚未接到请帖。如果蒋夫人前往华盛顿，他和孔夫人将陪伴她。他答应一俟蒋夫人就此事作出决定，就立即通知我。

星期四早晨，我吩咐崔存璘前往安排总统就职典礼的国会委

员会总部询问他们了解蒋总统夫妇名字拼写的目的,以及这是否与邀请蒋夫人参加就职典礼有关。当天下午崔存璘回来报告说,了解正确的拼写,是为了向蒋夫人发电询问她是否有空参加1月20日的就职典礼。这使我联想到此事一定遇到了某种困难,所以采取发电报的巧妙方法。但是困难是甚么?发电报是否旨在暗示由于蒋夫人是中国总统的夫人,从而因礼仪上的复杂性而不便邀请她参加庆典?抑或由于按照美国的传统,新总统的就职典礼纯属国内活动,过去一向不邀请外国贵宾参加庆典,从而难以为蒋夫人安排席位?

1月16日星期五早晨,游建文用电话通知傅冠雄,孔祥熙曾于星期四晚和我试通电话,但是由于华盛顿电话号码的变更,电话没有打通。因此,孔祥熙嘱游建文通知我,蒋夫人还没有决定是否前来华盛顿。但是游建文并没有说蒋夫人是否已收到请帖。

在此期间,我已嘱我妻子购买新沙发和一些新窗帘,以美化双橡园的会客室和图书室。但是1月16日星期五晚,黄仁泉用电话通知傅冠雄,蒋夫人决定不来华盛顿,但孔祥熙夫妇还是要来的。

星期六早晨,我嘱傅冠雄给黄仁泉打电话,请他转达我和我妻子邀请孔祥熙夫妇于1月19日星期一晚间同我们共进晚餐,然后一起去洛氏首都大戏院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庆祝活动,因为我们尚富余两张入场券。孔令侃也被邀请同我们共进晚餐。星期六晚上,正当我参加众议员卡罗尔·基恩斯夫妇在国会俱乐部为众议员约瑟夫·法林顿夫妇举行的招待会时,游建文给我打电话。当他得知我不在时,他就嘱我的管家贾子向我报告,蒋夫人已经决定不来了,因为她感到不舒服。游建文没有谈到孔祥熙夫妇。

星期日中午,我打电话给游建文再证实一下情况。他说蒋夫人感冒了,这加重了她的荨麻疹,所以她决定不访问华盛顿了。我向他询问孔祥熙夫妇是否前来华盛顿。游建文说,他说不准,

因为孔夫人要陪伴蒋夫人。然后我提到了我邀请孔祥熙夫妇在星期一晚上共进晚餐,随后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庆祝活动。游建文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邀请,但是他答应弄清楚后立即告诉我。当天晚上,他又打来电话说,孔祥熙夫妇歉告不能同我们共进晚餐,因为他们将乘汽车前来,不确知到达时间。游建文还说,他们在华盛顿逗留的时间很短,可能在1月21日离开。

所有这些都由傅冠雄证实了。他在1月19日星期一中午报告说,黄仁泉在前一天晚上曾给他来电话说,孔夫人不来华盛顿了,但孔祥熙将驱车前来。傅冠雄说,黄仁泉还告诉他,孔祥熙曾要求黄前往纽约,大概是要他陪同孔前来华盛顿,但是孔祥熙不会来吃晚饭,因为他无法确定到达的时间。

星期日下午,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遇到了杜威州长。这次招待会是就职典礼委员会为各州州长和特别贵宾在斯塔特勒饭店举行的盛大活动。每个州在招待会场有一个隔开的小间,以供州长或副州长欢迎来宾。我特地费了好大气力去接近纽约州的杜威州长。很多人排队向他致意。但是经过十五分钟的摩肩擦踵,我和我妻子终于见到了杜威夫妇。他们很热诚。杜威低声问我道:“蒋夫人收到请帖了吗?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也低声说:“我相信是接到了,但我听说,由于健康原因,她可能不会来了。”

在斯塔特勒饭店二楼走动时,我碰到了再次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小约瑟夫·马丁。我们互致问候后,马丁对我说,请帖已发给蒋夫人。他说,他曾同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谈论此事。他们两人都赞成向蒋夫人发出请帖,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使国民党中国觉得好些。我对他的善意表示感谢,但暗示蒋夫人尚未康复,因而恐怕不能前来华盛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在这之前几天,我妻子曾对我说,她的一些共和党女界朋友曾告诉她,有人强烈反对邀请蒋夫人和孔祥熙夫妇,而且如果向他们发出邀请,他们应该在大使馆的引导下前来。这些妇女对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没有得到在纽约的这些知名华人的支持颇有

怨言,但是她们向我妻子保证,这只是她们的个人感情,绝不会影响共和党政府支持台北的国民政府和增加军事援助的政策。

蒋夫人终于未来华盛顿,而孔祥熙则前来参加了总统就职典礼。我于1月21日星期三的晚上宴请了他。我还邀请了他的一些老同事与他同桌,这使他很高兴。席间回忆了当年他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以及作为赴德法特使的愉快经历。他特别愉快地回顾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引见他时,曾向英王谈到他在财政部长任内主持中国财政所取得的成功。他亲自对我说,他到华盛顿来,并不专为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也是为了会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雷蒙德·莫耶。他说,莫耶在华盛顿从事各种职务之前,曾是他原籍山西省的一位教会医生。

几天后,我设午宴招待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俞大维将军曾于1月9日来访。他对我说,泰勒计划到远东旅行,并将同奥姆斯特德将军一起访问台湾。俞大维要求我举行这次午宴,我欣然同意。俞大维说,泰勒是后起的将领中最聪明、最机警的一位。在不久的将来,他肯定有一天会成为陆军参谋长。俞大维还说,泰勒是两栖作战的权威,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认为对筹划大反攻有功。

从我在午宴上和泰勒的接触看来,他是一位能干而聪明的军人。他说,他曾被指定前往台湾视察军事援华顾问团的工作,但既然已奉命接替范佛里特将军在朝鲜担任第八军军长,他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访问计划而由奥姆斯特德担任视察团长了。我讲了几句欢迎和祝贺的话,并提议为泰勒将军的健康和出任新职成功干杯。他的新职对自由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泰勒在致答辞时向我表示谢意,并开玩笑地说,他是“冒充”而来的。他向其他客人说明他原计划访问台湾,后由于接受前往朝鲜的任命而必须放弃该计划。接着他提议为“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中华民国和蒋介石将军的健康”干杯。

1月31日下午,谭绍华来电话说,国务院的艾利森想在当天

见我。由于那天不可能,他最后为我安排于2月2日星期一上午同艾利森会见。我猜想这是关于宣布涉及第七舰队的新政策。报刊在这方面已经谈得很多。但在叙述这件事情之前,我想先谈一下叶公超在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谈话时曾提出的一点,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叶公超曾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在作出任何重要政策决定或任何与国民政府有重大关系的重要行动的决定时,先将决定通知我国或者至少通知大使馆,以便由大使馆向政府报告。作为例证,外交部长提到了关于派遣第七舰队防卫台湾海峡的最初命令。叶外长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台北政府是从美国的通告中得知这个命令的,通告的大意是美国已经采取行动,而无论是大使馆还是政府,事先都没有接到通知。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即今后遇有这类事情,请美国政府务必事先告知中国政府,因为这对台湾的公众舆论和台湾全体民众的情绪有重要影响。他在同杜勒斯谈话时,也提出了这一点。杜勒斯向他保证,今后在影响台湾中华民国的政策问题方面,如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中国政府或大使馆会事先得知通知。

叶公超在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谈话时提出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派遣第七舰队防卫台湾海峡的通告声称,目的之一是要阻止台湾对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这是一个单方面的行动,赋予华盛顿在这个局势中以唯一裁决者的角色,而且不能认为是很友好的行动,对于中华民国来说尤其不友好,因为中华民国是美国在战时的盟国和在远东的公认的友邦。

在台北,叶部长看到了各报的电讯报道称,艾森豪威尔将在2月2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表明,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的中立化政策将予修改。于是他于1月31日约见蓝钦公使。他首先对蓝钦说,如果美国新政府准备修改台湾中立化政策,他衷心希望美国先同台湾洽商。

他还告诉蓝钦:(1)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急需加强。目前

的力量尚不足自卫。因此,实施防守台湾的政策仍然需要加强;
(2)如果美国打算在远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那么,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的数量和种类需要重新加以考虑。

约在收到叶公超关于他同蓝钦谈话的通报的同时,我正在起草给他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报告当天(1月31日)上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报道称,据权威方面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已经决定修改中立化政策,以便使国民党的武装部队能够进入大陆,但是第七舰队将继续在台湾海峡巡逻,以防止共产党方面对台湾的入侵。《纽约时报》还说,这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经过磋商后作出的决定,而且总统已经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予以执行。该报又说,这项决定可能在2月2日总统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我在去电中补充说,类似消息是首先由美联社的约翰·海托华透露的。但是按照海托华的说法,他所知的新决定并不像报纸上所说的那样明确。

我还报告了值得注意的另外两件事:(1)美国海军刚刚宣布,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海军上将将来华盛顿讨论有关海军的事务;(2)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威利于1月30日在参议院宣称,如果在远东出现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安全机构,他不会感到惊讶。

同一天,即1月31日,在台北,蓝钦公使大概在同叶公超会谈后回到大使馆时,接到了国务院的电报指示,要他拜会叶外长,并秘密通知叶公超,艾森豪威尔准备在他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他将命令第七舰队不要干预我方对大陆的任何行动,但是美国将继续阻止大陆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进攻。艾森豪威尔还将宣布,这一步骤并不意味着有入侵大陆的任何意图,也不表示美国对我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任何改变。于是蓝钦又回到外交部同叶公超再次会谈。

叶公超在向媒体报道蓝钦所接的指示及其第二次拜会时,还通知我说,蒋总统于当天(2月1日)上午接见了蓝钦,并感谢他所

提供的消息。蒋总统表示了今后能够加强中美军事合作的希望。叶公超还说,在艾森豪威尔讲话后,政府准备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以表示同意和赞赏。

叶公超来电到达时,我在华盛顿也已证实了艾森豪威尔确实将于第二天在他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修改中立化政策。为此,就在那天,即2月1日,我致电叶公超通知他,据机密来源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将宣称: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曾命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达到阻止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和阻止国民政府侵犯大陆的双重目的。自从该命令发布后,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不仅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拒绝了为缔结和约而进行全面谈判。最近,他们与苏联共同拒绝接受由印度提议并经联合国五十三个会员国同意的决议。在此情况下,美国认为其海军不再有庇护中国共产党的理由。因此,他命令第七舰队停止在共产党一方庇护中国。

我在去电中还说,当天的报纸,除报道艾森豪威尔即将变更对第七舰队的命令外,还声称国会的两党议员全都表示同意这一行动。此外,麦克阿瑟将军也发表了赞扬这一步骤的声明。

如所预料,当我于2月2日在国务院拜会助理国务卿艾利森时(这次拜会是我未能于31日见他而安排的),他递交给我一份艾森豪威尔即将颁发的命令。这份命令撤销了对台湾向中国大陆采取行动的的限制,在形式上是对第七舰队的指示,但是艾利森没有把对舰队的命令的全文给我。

事实上,根据这次会谈的记录,艾利森开门见山,一见面就说,他愿意告诉我,艾森豪威尔将要在当天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停止保护共产党中国不受台湾中国国民党的进攻。然后他递交我一份咨文副本,要求我看一下用红铅笔划出的两段。

我看了看,发现第一段是有关朝鲜战争的,其中声称新政府的政策是训练更多的大韩民国军队,并向他们提供更多的装备,